民俗采风

乡村记忆

新媳妇的风光与尴尬

孙京武

刚过门的媳妇，我们“海莱栖”（海阳、莱阳、栖霞）一带都称新媳妇，新媳妇融入新的家庭，开始了新的生活，有风光时刻，也有尴尬之时。

新媳妇的风光

请长辈喝早茶，收红包。新婚的第二天早上，新媳妇用从娘家带来的果子、糖果、花生等招待长辈。喝早茶的有公公婆婆、婆家的直系亲属和参加婚礼并留宿的亲戚。一壶热茶，几盘点心糖果，是新媳妇对婆家长辈的尊敬与孝顺，也是新人融入婆家的第一道家礼。茶不能白喝，喝茶人都会递上一个红包，二元、五元、十元不等。红包既是见面礼，也是答谢。新媳妇收下红包，这是属于自己的私房钱，心里高兴着呢！

去街坊邻居家“梳头”。新婚的第二天晚上，天一擦黑，婆家有来往的街坊邻居，就来请新媳妇去自家梳头。梳头只是做做样子，说些吉利话，设晚宴招待新媳妇，套个近乎才是正理。有的婆家朋友来往多，新媳妇去了这家又去另一家，一个晚上要梳头三五回。这样的待遇，怎能不风光？

父亲开箱，收获满满。新婚的第三天，娘家父亲或长兄来给新娘“开箱”。开箱是乡间传统婚俗的一部分，木箱作为新娘的嫁妆搬到了婆家，箱子是上了锁的，钥匙在娘家父亲手里。父亲亲自给木箱开锁，是为了给女儿一个惊喜。箱子里有女儿喜欢的衣服，也有好吃的点心、糖果，最引人注目的是钱。压箱底的钱放了多少，新娘公爹要当众补上多少，有的要面子，会补上双倍。这一开箱，新娘就有了收入，有的收入多到意想不到，怎么能不风光呢？

喜气洋洋回娘家。新婚第四天，新娘携新郎一块回娘家，这是传统婚俗的一部分，称“回四”。新女婿第一次上门，受到娘家人高规格接待，看茶、坐席（方言：参加宴席）位次高、有人陪。女婿的高光时刻，也是新媳妇的风光之时。

正月宴请新媳妇。新年正月，与婆家有来往的街坊邻居，有请新媳妇坐席的传统习俗。婆家来往多，新媳妇接受宴请的次数就多，有的新媳妇从正月初三到十五，天天有人宴请，风光半个正月。

正月十五躲灯。新婚头一年的正月十五，乡间有新媳妇“躲灯”的习俗。新媳妇不能看到婆家元宵节夜里点的灯，即不能住在婆家。婆家的亲戚（男方的舅舅、姑姑或姨姨）正月十三就上门接新媳妇躲灯，并于正月十六送回婆家。新媳妇在亲戚家享受着宾客般的待遇，吃得好，玩得好，开心快乐，幸福满满，风光无限。

新媳妇的尴尬

请长辈喝早茶的人少。有的只请到公婆和婆家直系亲属的那么几个人，红包也只是凑个数，钱并不多，新媳妇的窘迫与无奈难以言表。

压箱底的钱太少，公婆添加的也不多。父亲前来开箱，本是高兴的事情，但新媳妇高兴不起来。

第一个新年正月，无人请或仅有一两次被人请，看着别人家的新媳妇，去了这家去那家，尴尬的情绪蔓延整个正月。

躲灯更是尴尬，没亲戚来搬（请），只能在元宵节掌灯之时，去邻居家躲半个时辰，然后偷偷回家发呆。

做饭厨艺不佳，丢人现眼。新媳妇在娘家很少下厨房，厨艺不佳，来婆家免不了要做饭，经常生熟难辨、咸淡不均。有这样一个故事：清明节后，娘家妈去新婚女儿家看望女儿。妈妈与婆婆坐在炕上拉呱聊天，婆婆吩咐新媳妇做中午饭——面条。新媳妇和面，一会儿问炕上的妈妈，面和稀了咋办？妈妈回答：加面；一会儿，新媳妇又问：面太干了咋办？妈妈回答：加水；一会儿，新媳妇又来问妈妈：面又和稀了咋办？妈妈不耐烦地回答：加面！新媳妇说：面缸没面了咋办？妈妈对身边的亲家说：你家没面了，做不成面条不要怨我女儿！这虽然是玩笑，但道出了某些新媳妇做饭、做事，甚至说话，往往出错，使自己处于尴尬境地。

新媳妇自从踏进婆家的门，风光与尴尬常常相伴而来。风光不炫耀，不骄傲；尴尬不烦恼，不气馁，这才是新媳妇寻常日子应有的模样。

复收地瓜

朱玉成

霜降是一年二十四节气中非常重要的一个，标志着一年的农业生产基本结束了。草本植物开始枯萎了，这时候农民在地里的最后一战是将地瓜收获到家。

每年这个季节，大人忙着复收地瓜，我们小孩也忙着收地瓜。在20世纪60年代，正是我们这一代人上小学的时候，家长们会用不同方式鼓励孩子上山复收地瓜，以帮助家里增加收入。学生们复收的地瓜，家长们大致分为三类：一种是完好无损的大地瓜，可以储存；一种是残缺不全的，可以打成地瓜干吃或者拿去换酒用；一种是小地瓜、毛细根和小跑瓜好喂猪。所谓的跑瓜，就是地瓜蔓子在地里长期没有翻动，地瓜蔓子爬到那里，蔓子便生根长出来的地瓜，农民们称之为跑瓜。

我们学生复收的地瓜，大多数都是质量较差的地瓜，但是家长们都毫不介意，每天我们学生能两次去山上复收。早晨天一亮就上山了，待上学之前回家吃早饭，下午放学之后再去一次至天黑，每次好的差的都能复收一篓子，二十斤左右，每天早晚能复收五十多斤。等生产队收完地瓜，我们每个学生家，也能有上千斤小地瓜和跑瓜，到年底养头大肥猪是没有问题的。

霜降以后，农村的每家每户再也不用为猪饲料短缺发愁了，地瓜叶、地瓜蔓、生地瓜、熟地瓜都是最好的猪饲料，所以这一段时间猪长得最快。农村人叫猪的育肥期，还有叫催肥期的，一头好猪每天能增重二至三斤，到春节之前能长到三百斤左右，到那时候卖一头三百斤的大猪，家口多的也都能过个肥年。

等到生产队的地瓜刨完以后，各队的饲养场的老人也有巧法。霜降以后，山上已经没有庄稼了，就放猪上山去吃地里落下的地瓜。猪的嗅觉十分灵敏，隔着土层能嗅到地瓜的准确位置，几下就能拱出个大地瓜。有聪明的小学生，通过观察猪的这一特异功能，就跟在猪的后面，等猪拱出大地瓜时，他们迅速把猪赶跑，不用费劲就拿到大地瓜。这些聪明的小伙伴们，到晚上收工时，往往比我们奋力刨地复收的还多，个大的也多，我们都戏称他们是“猪口夺粮”。从那以后，我们才知道猪的嗅觉是人类的几十倍，通过这个小事，我们也亲眼所见，什么是借力发挥和事半功倍在生活中的实际应用。

五十多年过去了，每年霜降刨地瓜的季节，我们就回想起少年时代复收地瓜的场景，在劳动中不但锻炼身体，还学到了不少生活常识和智慧。

农村相亲

叶展韵

以前在大集体的时候，农村的男女青年二十岁左右就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，媒人会上门提亲。

《续玄怪录·定婚店》中有老人月下系“赤绳”，媒人便是那个“系赤绳”之人。媒人上门提亲，也是端量着男女双方的家庭条件以及双方的长相、个头差不多，也就是人们常说的“门当户对”。男女双方若有意，媒人就会定下时间、地点，一般是趁着赶集的空儿，双方去相亲。如果相中了，二人交换定情物，一般是女方给男方两双自己绣的鞋垫，男方则给女方用小手绢包着的糖块或小饰品；然后双方的亲属和媒人一起下馆子吃饭，一般是男方请客。如果有一方没有相中对方，不能直接说没有相中，而是要婉转地跟媒人说“回家商量商量”。“回家商量商量”是给对方一个台阶下。

相亲的时候，有的女方会找要好的姐妹一起去，美其名曰“代眼”。代眼有时会出差错，甚至闹出笑话来。有的男方没相中女方，反倒相中了跟着来“代眼”的姑娘。邻村有一位小青年，相亲那天，本来媒人介绍的是姐姐，姐姐把妹妹喊去代眼，结果小青年没有相中姐姐，却相中了妹妹。但是女方父母没有同意，怕日后妹妹成婚，姐姐难堪，姐妹间彼此尴尬。

大集体时物资匮乏，人们的生活水平低，有的家庭条件很差，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。媒人提亲，只好去条件好的人家借衣服。我们村有个小青年，弟兄四个，穿衣服是老大的倒下来了给老二，老二的倒下来了给老三，以此类推。相亲那天，他借了村里家庭条件好的伙伴的衣服。小青年穿着借来的衣服，光鲜华丽，精神饱满。女方母亲一看小伙子打扮得亮眼体面，上前紧紧拽住他的手，激动地连声说道：“就你了！就你了！”毫不犹豫地同意了这门亲事。这也就是乡人常说的“人靠衣裳马靠鞍”。

有的时候虽然相亲彼此看中了，但为了谨慎起见，有的家长还要求对方走两步，看看对方走路的姿势中看不中看。还要和对方说说话，看看对方的语言表达能力。我一个表哥，相亲那天双方都相中了，其未来的岳母故意过去和表哥搭话拉家常，并找个理由叫表哥起身走了一段距离。看到表哥说话思维敏捷，走路姿势端正，这才通过。整个过程堪比单位录用工作人员面试一样，私下大家都说表哥的岳母“神气头大”。

也有的男女双方互相看中，却因为交谈时一方说话不得体，导致亲事黄了。有一年，媒人给村里一个女青年介绍对象，男方家的村庄在山顶上。当时二人相中了，媒人叫他们去一旁说说话，交流交流感情。毕竟二人不熟悉，有些羞涩。女青年无话找话，问男方道：“你们村在山顶上，种的黄豆、绿豆、红小豆不少吧？”人们种豆子不舍得用好地，多在山堪地、堤堰上种。男方村庄在山顶，山堪地多，肯定是种豆子多。谁知男青年太敏感，张口就带出一句粗话，结果亲事未成。

我初中时听同学讲了这样一个故事：他们村有一对年轻人，俩人一起上学，毕业后一起在生产队干活，知根知底，一来二去，彼此有意。俩人托媒人，两家人在一起相亲。孰料男方母亲因双方差辈，不同意，媒人劝她道：“辈分有什么用？不好吃也不好穿，只要孩子愿意就行了。”母亲知道相亲只是走个过场，二人早已有意，就没有阻拦，给二人办了婚礼。婚后第一天，新媳妇为了向婆婆示好，动手干家务活，问婆婆道：“妈，今天中午揍（做）什么饭？”婆婆下意识答道：“哎呀小姑，你看着揍吧。”

虽说现在农村的年轻人大都去了城市工作，自由恋爱较多，不必经过相亲这一环节，但有的年轻人因为工作忙或其他原因，耽误了谈恋爱，成为大龄青年，仍然需要媒人介绍相亲。相亲，是旧时青年相识交往的重要途径，也是乡土文化里源远流长的一部分。